

英國女人和出版市場

蔡明燁

◎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文字工作者

最近有一篇報導，說英國女人熱衷讀書，比之讀起書來虎頭蛇尾的男人強多了！真是如此嗎？

我不禁拿自己的切身經驗來印證：最近在里茲（Leeds）參加兩場閱讀座談會，其一是和偵探小說家鮑伯·伯納（Bob Barnard）面對面，傾聽他對自己如何走進犯罪和偵探小說的世界侃侃而談，其二則是聽老牌女作家貝羅·班布里區（Beryl Bainbridge）現身說法，暢談她即將出版的新作《穿著斑點洋裝的少女》（*The Girl in the Polka Dot Dress*），兩場座談會的出席率都是女多於男的場面。

如果說只看一個城市不準確，那麼我再往前回想，去年去巴斯（Bath）參加了珍·奧斯汀文學節（Jane Austen Literary Festival），也去約克夏（Yorkshire）的小鎮參加了伊爾克里文學節（Ilkley Literature Festival），琳瑯滿目的作家與作品活動中，絕大多數的場次仍以女性居多，男人充其量只能算是零星的點綴。又或者說只看「活動」項目不準確，那麼再談談我對讀書會的了解吧——我和外子住在諾丁漢（Nottingham）的期間，曾經參加過一個讀書會，每個月聚會一次，每次都有不同的導讀人，書單是導讀人事前決定的，所以參加讀書會的會員們早就知道未來幾個月內要看些什麼書，以便提早準備。這個讀書會的會員約莫二十來人左右，除了外子，另外還有一個正在唸大學英文系的男生，其餘全是女人！我另外還有兩個自己在家裡組讀者會的朋友，這兩人也都是女生，其中一個住在諾丁漢，她說組讀書會的目的，主要是為跟幾個已經結婚的死黨們有冠冕堂皇的聚會的理由，再說讀書可以保持精神層次的年輕活力，讓已婚婦女身心健美，何樂不為？另一個朋友住倫敦（London），在大學裡擔任研究員，她舉辦讀書會的目的，是想刺激自己閱讀課外書的動力，不過她也決定，自己的讀書會清一色只招女性會員，因為她說不想把讀書會搞成了婚姻介紹所——由此可見，在英國，中產階級的仕女對讀書及讀書相關的活動，確實是比男人還要認真，也更加投入，那麼讀書究竟有什麼好處？英國婦女讀書可有特別的訣竅？還有，英文女人愛讀書的現象，對出版市場有任何影響嗎？



◆ 讀書的好處

說真的，「讀書有什麼好處？」以及「為什麼要讀書？」，都是充滿了功利色彩的問題。讀書確實有它很實用的一面，比方說任何問題都可能在書中找到解答，因為書籍是世界文化的寶庫，不過這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也就是必須先找到對的書籍，才能對症下藥。

日本知名讀書家島影盟曾說：「讀書的世界遼闊無垠……，奧妙的自然，複雜的社會，一切的一切等待你去探討。難道你不喜歡思考人生的涵義？不喜歡欣賞藝術？不喜歡靜聆先哲的語言？不喜歡陶醉在美麗的詩泉？不喜歡窺知偉大靈魂的奧妙？不喜歡探究宇宙的神秘？不喜歡旅行祖先的故里？只有書籍能解決一切疑難，也只有它能滿足人類的欲望。」基本上已經把讀書的好處說盡了！他又說：「倘若獨思不能解決問題，不必徬徨不決，應即叩讀書之門。當你徘徊讀書的王國時，書籍將為你立下道路的標誌；它指示我們，人生的惶恐不安由何而來；也教導我們，人生的煩惱有何意義，並且回答一切使我們混亂不清的疑問。你更可以發現，蘊藏在腦中欲言未言的話，在書籍中替你說得無微不至，使你心曠神怡，拍手叫好。」大體上也把讀書的實用性說得很透徹了。

然而在實用的效益之外，其實讀書更大的妙處，在於它的樂趣無窮！幽默大師林語堂曾說：「高興的時候雙手捧著一本書去讀它，如此而已。要使讀書真正成為愉快的事，千萬不要勉強。手裡拿著一本離騷，和愛人相攜到河畔去讀書，這時候如果藍空浮著綺麗的朵雲，就去讀雲而忘卻書本吧！要不然，把書和雲都置之腦後。」他所描繪出來的讀書樂，是一幅多麼美好的景象？換句話說，隨心所欲的讀書才是最大的快樂，當我們能夠打從心底深處，津津有味地去瀏覽群書時，才是人生至上的愉悅。

英國婦女嗜書，是否因為她們真的領略到讀書的真諦？答案恐怕見仁見智，不過英國女人之愛讀書倒是有其傳統，19世紀的白朗蒂姐妹（The Bronte sisters）住在偏僻的哈華斯小鎮（Haworth），平日除了刺繡、繪畫、彈琴之外，最大的自娛方式便是讀書，然後也試著寫作，結果她們充沛的創作活力，為世人留下了豐富的心靈宴饗——《簡愛》（*Jane Eyre*）和《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皆乃文學經典，連較不為人知的《荒原大廈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也因感性理性兼具，仍深深打動21世紀的讀者。試想，這樣三名生活簡樸的年輕女子，如何對人性產生如此深刻又悠遠的洞察？除了她們本身的天賦之外，想必透過書籍和古往今來的人物對話，便是她們在不知不覺中拓展了人生視野與心靈層次的秘訣吧？

19世紀末暨20世紀初的英國才女吳爾芙（Virginia Woolf），同樣是著名的愛書人，她在論文集《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中，透露了個人的閱讀品味，並對其他女作家的寫作生涯做了獨到的分析，她的結論是：「一個想寫小說的女人，除了有錢之外，一定還得有一個自己的房間。」而在那個純屬於自己的空間裡，除了創作的自由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讀

書和冥想的自由，與文字做靈魂深處最私密的交流。

◆ 英國女人讀什麼書？

根據調查，成年的英國男女喜歡的書籍有所不同，但童年間的性別差異並不明顯，一直要到青少年期，兩性的閱讀喜惡才變得漸行漸遠。

英國文學教授布倫姆（Clive Bloom）的研究指出，4歲到7歲的兒童當中，喜歡「冒險」故事的男女孩各占四分之三，同樣的問題到了11歲至16歲這個年齡層，五分之四的男孩仍喜好冒險故事，但女孩卻只剩五分之二；體育類書籍的差異更顯著，4到7歲的小朋友當中，將近一半的男孩表示有興趣，女孩則占五分之二，當他們到了青少年階段，男孩的比例並無太大變化，仍有興趣的女孩卻已幾乎等於零；至於「浪漫」故事，4到7歲的小朋友無論男女都顯得興趣缺缺，可是到了11歲至16歲期間，喜愛這類小說的女孩已是男孩的4倍，喜愛「日記」型作品的女孩也為男孩的兩倍；驚悚小說方面，性別和年齡的分布都比較平均，但男孩顯然格外偏愛「奇幻」類的作品，此外男孩子也比較樂於閱讀與其「嗜好」有關的出版品。基本上可以說，到了16歲，一個人成年以後的閱讀習慣和口味大體上就成型了，性別的界線相當清晰。

那麼愛書的英國仕女究竟都讀些什麼書呢？其實，閱讀喜好雖說男女有別，但就文學類別而言，女性讀者的閱讀層面還是相當寬廣，難以一概而論的，例如英國目前計有5萬個大小讀書會，雖然成員以女人居多，但讀書會的閱讀性質卻屬南轅北轍，由此可見一斑。

最近，英國規模最大的連鎖書店水中石（Waterstone's），為了刺激買書的風氣，邀請三位知名人士為普羅大眾開張包括40本書的必讀書單，這三位人士當中只有一名女性，也就是女性主義作家莫斯（Kate Mosse），因此以她深思熟慮後的書單為例，或許在某個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現階段英國女性知識份子閱讀品味的輪廓吧？

表一：Kate Mosse的40本推薦書單

<i>Sarum</i> (by Edward Rutherfurd)	<i>The Wise Woman</i> (by Philippa Gregory)	<i>The Turn of the Screw and Other Stories</i> (by Henry James)	<i>The Three Musketeers</i> (by Alexandre Dumas)
<i>The Bible: the Biography</i> (by Karen Armstrong)	<i>The Blood of Flowers</i> (by Anita Amirrezvani)	<i>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Selected Writings</i> (b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i>Wuthering Heights</i> (by Emily Bronte)
<i>Fugitive Pieces</i> (by Anne Michaels)	<i>Affinity</i> (by Sarah Waters)	<i>Girls of Riyadh</i> (by Rajaa Alsanea)	<i>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i> (by Erich Maria Remarque)
<i>The Map of Love</i> (by Ahdaf Soueif)	<i>Gilead</i> (by Marilynne Robinson)	<i>The Grapes of Wrath</i> (by John Steinbeck)	<i>Birds without Wings</i> (by Louis de Bernieres)
<i>Scum of the Earth</i> (by Arthur Koestler)	<i>My Antonia</i> (by Willa Cather)	<i>Heart of Darkness</i> (by Joseph Conrad)	<i>The Bluest Eye</i> (by Toni Morrison)



<i>Four Quartets</i> (by T. S. Eliot)	<i>The Women's Room</i> (by Marilyn French)	<i>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i> (by Jules Verne)	<i>Bodily Harm</i> (by Margaret Atwood)
<i>Waiting for Godot</i> (by Samuel Beckett)	<i>Black and Blue</i> (by Ian Rankin)	<i>King Solomon's Mines</i> (by H Rider Haggard)	<i>The Book and the Brotherhood</i> (by Iris Murdoch)
<i>Half of a Yellow Sun</i> (by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i>Massacre at Montsequeur</i> (by Zoe Oldenbourg)	<i>The Master and Margarita</i> (by Mikhail Bulgakov)	<i>The Chateau</i> (by William Maxwell)
<i>Sleeping Murder</i> (by Agatha Christie)	<i>Poems</i> (by Emily Dickinson)	<i>Montaillou</i> (by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i>Have Mercy on Us All</i> (by Fred Vargas)
鴻 (by 張戎)	<i>Bel-ami</i> (by Guy de Maupassant)	<i>Thomas Hardy</i> (by Claire Tomalin)	<i>Frankenstein</i> (by Mary Shelley)

◆ 女人和出版市場的互動

進入20世紀後，英國文盲的比例急遽降低，根據1907年的調查，無論男女都只占百分之二，同時當女人的消費力開始逐日增加後，女性讀者很快變成了出版市場的主流，於是到了1980年代間，儘管暢銷作家的名單中，女性作家只占三分之一，越來越多的書籍卻都習慣以女人為主角，而到了20世紀末時，英美出版市場都不得不以女性讀者的需求為依歸。

舉例來說，2004年在英國成立的「理查與茱蒂電視讀書俱樂部」(Richard and Judy Book Club)，會員十之八九都是女人，但僅憑著這批娘子軍的擁護，到2006年英國出版界即產生「理查與茱蒂效應」，亦即每100冊售出的書籍當中，便有兩冊是受到「理查與茱蒂讀書俱樂部」的影響；又如美國談話節目天后歐普拉(Oprah Winfrey)的電視讀書會，絕大多數的參與者也是女人，只要歐普拉在節目中推介一本書，這本書就能達到銷售上百萬冊的佳績！如此龐大的購買力，難怪英美市場無論作家及出版社盡皆不敢小覷，到了1990年代中期，無論作家是男是女，百分之七十的暢銷書都以女性作為中心人物，信手拈來便有特洛波(Joanna Trollope)的《合唱團》(*The Choir*, 1992)，賓奇(Maeve Binchy)的《玻璃湖》(*The Glass Lake*, 1995)，尼古拉斯·艾文斯(Nicolas Evans)的《會說馬話的人》(*The Horse Whisperer*, 1996)，以及喬斯汀·嘉德(Jostein Gaarder)的《蘇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 1996)等。

事實上，英國出版社的員工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女職員，這其中有一大部分的女出版人都有選書的職責，固然是因為出版社基於市場的考量，特意著重女性閱讀品味的結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當越來越多的女出版人介入簽約和選書的過程，市面上自然也就出現日益增多的能夠迎合女讀者心意的書籍，相輔相成之下，英國的女讀者也就比男讀者更佔了挑書的優勢，所以今天的英國書市之所以出現女人至上的趨勢，毋寧是其來有自啊！